

廢帝亮

景帝休



廢帝亮字子明大帝少子母潘皇后赤烏七年生於
內殿十三年年七歲冬十一月立為皇太子神鳳元
年夏四月乙未大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太傅
諸葛恪輔政大常滕胤副焉進群臣爵有差秋九月
桃李花開此舒緩之應也初大帝黃龍二年築東興
堤以遏湖水後征淮南敗由是廢至此冬十月諸葛
恪率諸軍會於東興作大堤左右結山使築兩城各
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歸十二月丙申大
風雷雹魏耻吳入境築城乃遣大將胡遵諸葛誕等
率眾七萬來攻壞堤遏恪舉眾四萬往救之遵等勅
諸軍為浮橋渡陣於隄上分攻兩城城所在高峻不
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等為前部恪
自繼之時天寒雪魏軍會飲見贊兵等少猶不持戈
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堤大笑不即嚴兵贊等得上
便鼓噪亂斬魏軍擾亂散走爭渡浮橋橋壞自投於
水更相蹈藉沒死者數萬擒故叛將韓綜斬之走諸
葛誕獲車馬驢騾各數千器械資糧山積振旅而歸
加恪都督中外諸軍事荆揚二州牧丞相陽都侯恪
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是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
建興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一上皇后全尚女大德女

魯班所生班譖廢太子和而勸太祖立亮以女為妃
及即位立為后 尚字子真吳都錢塘人以后父故
累遷右衛將軍錄尚書事封永平侯時全氏為侯者
五人並典兵馬其為侍郎都尉左右宿衛甚眾自吳
興已來外戚之盛莫過也三月諸葛恪伐魏使司馬
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兵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
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今敵國政在私門上下猜隔兵
挫於外民怨於內今若大舉伐之吳攻其東蜀入其
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輕虛
之敵破之必矣維然之恪遂大舉郡邑二十萬眾渡
江圍魏新城久不拔民疲士卒多流亡乃引軍還任

四三八

卷之三

二

1

江濱欲起屯潯陽朝廷數詔徵還使者相屬秋八月
恪至京師陳兵入府召中書令孫嘿責之曰卿何敢
妄數作詔嘿懼因病還家恪愈作威嚴多所罪責小
大吁怨九月又治兵向青徐左右切諫軍旅不宜數
動恪不受諫冬十月大饗公卿因會乃殺恪於殿內
席裏屍箴束其腰投於石子崗時年五十一先
有言 出諸葛恪何弱弱蘆單衣箴鉤絡何處求城
子閣城子閣反語石子崗也謠言果驗 恪字元遜
瑾之長子有才名少鬚眉折額大口高聲發藻岐嶷
辯論機捷應答無方時人莫與為對太祖奇之謂瑾
曰藍田出玉真不虛也自中庶子為太子賓友左輔

都尉嘗從太祖會群臣歡甚以恪父面長似驢取驢
署曰諸葛瑾示恪恪借太祖筆書之驢二字太祖大
笑以驢賜恪他日又從容問曰卿父與叔父孰賢曰
臣父為優帝問何故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
為優初置節度典軍糧特令恪代徐祥領之尋為撫
越將軍丹陽太守父瑾聞之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
蜂至鳥竄難以羈統恪陳必安之計時年三十二拜
武騎威儀鼓吹道引到省發書丹陽吳郡會稽新都
壽陽等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立部位其從化人
悉令屯居而使諸將羅兵阻山莫與交鋒候禾稼熟
則縱兵芟刈使

民飢困自出糶糴之
大治人皆安
和常善譽遠
太元末受顧命帝即位獨擅內外事百官惣已以聽
於恪恪始為政罷視聽息校官原逋債除關稅崇
恩澤遠近懽悅每一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面既而
北伐衆殆人勞侍中武衛將軍孫嶠等因人不堪密
與帝謀誅之其夜恪精爽不安及明盥嗽聞水及衣
裳血腥將昇車犬又頻頻引其衣恪還坐曰犬不欲
吾行乎少間又出犬復嚼衣牽之恪乃逐犬登車至
宮門散騎常侍張約朱思等密書曰恪恪謂滕胤曰

孫峻小子何能為也遂入坐定酒數行峻起如廁解
長衣持刀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出而峻
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傷左手峻應手斫斷右臂武
衛皆拔刃欲上殿峻告曰所殺唯恪一人今已死悉
令復刃使收其家家人不知恪侍婢忽然於中堂脚
自離地頂上柱屋梁作聲士公為孫峻所殺內外驚
擾中子長水校尉竦與弟兵校尉建車載母建渡
江竦至白都峻遣將軍劉承追斬竦又逐建於江西
數里夷三族大赦天下以峻為丞相大將軍封富春
侯初恪出征南時有孝子杖屨經入閣下侍者白恪
恪詰問之孝子曰曰一知所入中外守備亦不見之

及出行後廳棟中

新成往來

白虹見其舡又透

其車果是遇害

其車果是遇害

十一月有五大鳥

見于春申改明年為五鳳元年春正月以大將軍左
司馬李衡為丹陽太守自燕湖又徙治宛陵秋九月魏
相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十二月星孛于牛斗交
趾拜草化為稻此草妖也昔三苗亡而玉穀變

二年春正月驃騎將軍呂據襲壽春魏將文欽降淮
南餘衆數萬來奔秋七月孫儀林恂等謀殺大將軍
峻事覺伏誅陽羨黑山石自立曰當有庶人為帝之

祥

案京房易傳曰石自立於山則同姓平地則異性
于寶以為孫皓承廢得立或大孫休見立之應

大旱使衛尉馮

朝城廣陵以將軍平吳穰為廣陵太守

三年春正月新作太廟遷太祖神主大赦改太平元
年二月用魏將文欽計大舉兵伐魏八月遣欽爲先
鋒以呂據朱異劉纂唐咨等自江都引衆軍入淮泗
以繼之諸軍將發孫峻餞於石頭因入呂據營見軍
御整齊惡之乃稱心痛而歸遂夢諸葛恪擊之因病
甚表弟偏將軍緄輔政九月丁亥峻薨 峻字子遠
武昌皇帝靖之曾孫父恭位散騎常侍峻少便弓馬精
果膽決累遷侍中武衛將軍受遺與諸葛恪輔少帝
既誅恪督中外諸軍事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
曰蘇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封胤爲高密侯峻性驕
矜多所刑殺斲亂宮室與公主魯班私通而因孫儀
事用讒害魯育公主薨時年三十八戊子以孫緄爲
侍中輔政壬辰太白犯南斗呂據等至江北聞緄代
峻大怒乃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緄不聽癸卯以
胤爲大司馬據乃密使使與滕胤謀自廣陵引軍還
討孫緄與胤會蒼龍門是夜風急據不至緄使華容
勒兵攻胤殺之 胤字承嗣父胄能屬文太祖待以
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早錄其功封胤爲
都亭侯胤爲人厲行有威儀容止可觀每正朔朝會
大臣見之皆歎重之年三十起家中郎累遷丹陽太
守尋轉會稽太守每斷獄訟察言觀色務盡人情理
有窮厄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太元末與諸葛恪受遺

輔少主恪每出征胤常居守統留後事胤白日接客
夜省文書連夜不眠孫峻輔政封高密侯至是遇害
己酉遣將軍施寬劉承等將兵逆呂據左右皆勸據
入魏據曰耻為叛臣遂殺於新州夷三族 據字世
議大司馬軌次子冬十一月緄為大將軍封永寧侯
十二月帝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正月乙卯詔分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
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
月帝始臨正殿大赦境內親政事時孫緄有所表奏皆
難問之又選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人以大將
軍子弟有勇者為之將帥詔曰朕立此軍欲與之俱長
日於苑中習焉自後常出中書省視先帝故事詰問左
右曰先帝數有特詔今大將軍關事但令我書可耶左
右懼無以答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保壽春
叛魏使將軍朱成詣闕上表稱臣魚子靚與長史吳
綱及諸牙門子弟為質請援秋七月詔使大都督朱
異將軍唐咨丁奉全端等精甲五萬據壽春大將軍孫
緄自率眾繼之為魏將司馬昭所破將軍全端錢塘
侯全澤等與諸葛宗親十餘人皆降於魏九月緄自
淮南歸還軍甲申赦淮南戰死者加爵賞為舉哀
三年秋七月封齊王奮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
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帝以緄專恣自固嫌忌之九

月詔黃門侍郎全紀密令與父太常全尚將軍劉承
誅誅全紀母公主從姊也其夜知謀以告緄緄懼
成午夜以兵襲宮取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
緄將廢帝乃召公卿大臣會宮門議曰少帝長病昏
亂不可以當大位使光祿勳孟宗告宗廟廢之以狀
赴近遠尚書相彞正色不肯署名緄怒殺彞 彞字
公長臨湘人也魏尚書令階之弟也累遷尚書以正
直見殺 案吳志晉平吳薛瑩入晉晉武帝問
吳之名臣答曰相彞有忠貞之即 庚申使中郎李崇奪
帝璽綬為會稽王帝九歲即位立七年遣將軍孫耽
送帝之國徙全尚家於零陵遷公主魯班於豫章帝
年十六永安二年見殺崩于候官道上晉太康中吳

少府卿

丹陽戴顯

上表迎屍歸葬

賴鄉

帝幼而

故少府卿丹陽戴顯上表迎屍歸葬賴鄉 帝幼而
聰悟有成人之鑒年七歲為皇太子見傅相具師資
之禮大臣重之及即位政雖非己出而口不戲言諸
葛恪之誅也衛將軍孫峻收恪帝大言曰非我所為
及孫緄秉政有奏多所問難緄懼稱疾不朝又曾暑
月遊西苑方食青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黃門先恨
藏吏乃取鼠糞投蜜中言藏吏不謹帝即呼吏吏持
蜜瓶入帝問曰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非
有恨於爾耶吏叩頭曰彼嘗從臣求官席席有數臣
不與帝曰必此也黃門不伏侍中刁玄張邠請收黃
門與藏吏付獄帝曰易知耳令破鼠糞糞中猶燥帝

大笑謂玄邠曰若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乃燥是黃門所爲也黃門懼即自首伏法左右莫不驚竦矣

景皇帝

景皇帝休字子烈母王夫人年十七太元二年封爲瑯琊王居虎林廢帝即位大將軍諸葛恪不欲令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帝於丹陽郡郡守李衡數以事侵帝帝上書求他郡詔徙於會稽曾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後心異之太平三年九月戊午孫綝廢少帝而遣宗正孫措中書郎董朝往會稽迎帝帝初不信措等具啓本意帝遂行未至而孫綝悔欲入宮將圖不軌召百官會議於相府皆惶懼失色常侍虞汜進

長安

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權上安宗廟下惠兆民小大踴躍以爲伊霍復見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則群下搖動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悅冬十月帝至曲阿有老翁干帝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大王速行帝善之即日進布塞亭武衛將軍孫恩行丞相事率百官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立行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座已知帝至望便殿止群臣三請再拜陞殿謙不即座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綬帝三讓群臣三請帝曰諸侯將相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命乃受璽綬即帝位百官以次奉引帝就乘輿群臣陪位孫綝迎

於土山之半野拜于道左帝下車答拜即日入宮御
正殿大赦改元爲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以琳爲
丞相大將軍荊州牧食五縣以弟恩爲御史大夫弟
幹弟闓皆封侯餘功且行賞有差琳乃詣闕上書乞
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帝不許丹陽太守李衡以前
嫌自拘有司表列罪失帝曰夫射鈎斬祛在君爲君
乃使還郡封威遠將軍領丹陽太守 衡字叔平襄
陽兵家子漢末入吳爲武昌渡長聞羊衡有知人之
鑒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郎才也時校事郎呂
壹操弄權柄人臣畏之莫有敢言者衡曰此非李衡
無以困壹遂共薦爲郎太祖引見喜之衡乃口陳呂
壹奸短數干言太祖一聞媿色後數月壹事發坐誅衡大
見顯用累遷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誅守丹陽太守時
帝爲瑯琊王在郡人家淫放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
常諫不可衡不從尋而帝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
言至此今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人先帝賞拔
過量旣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北歸復何
面目見士大夫乎且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
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可自囚詣獄表陳
前失請罪如此必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
其言衡欲爲子孫儲業妻輒不聽曰財聚則禍生衡
遂不言後密使人於江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橘子

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惡吾治家故窮如此然吾州
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壹疋當足用耳
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每欲
積財吾常以為患不許七八年來失十戶客不言所
之當是汝父有此故也恒見汝父稱太史公言江陵
千樹橘亦可比封侯吾答去人患無德不患不富貴
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今無乃是耶子訪得

之

案吳志吳末李衡橘園成歲得絹十疋家道
殷足至晉咸康中宅上猶有故枯橘樹在焉

己丑封故太子和

子皓為烏程侯弟德為錢塘侯弟謙為永安侯庚寅
群臣奏請立后及太子帝讓不受十一月甲午有風
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時孫綝既擅廢立權傾人主一

門五侯並典禁兵有所陳述帝勃而不違自吳朝未
之有也壬子詔吏家為役有三人五人者並免父兄
一人永昌亭陪位者加爵一級十二月綝日益橫遂
持牛酒進奉於帝帝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怨
言曰初廢少主人多勸吾自取之吾以帝賢故迎之
帝非吾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日無異當須改圖
耳布以言聞於帝帝銜之恐即有變優詔加賞賜有
告綝反者帝付綝綝殺之而心愈懼因孟宗求出武
昌帝許之詔給武庫精甲萬人右軍將軍魏邈言於
帝曰綝不可使居外居外必生變帝不答丙寅武衛
將軍施朔等密表去綝反狀已露帝省表與左將軍

張布郗鄉侯丁奉密謀因戊辰臘會使公卿執緄將入疑內有變表辭疾帝使彊起之緄不得已令外整兵於府待吾入後起火因是可得速出及赴會百寮陞殿而府中火起緄遽求出看火帝止之曰外兵自多豈勞丞相緄起離席帝曰丁奉張布等命左右縛緄緄叩頭求徙交州帝怒曰何不徙滕胤呂據叱送斬之其同謀者皆赦放杖者五千人追殺緄弟幹闔於中江發孫峻塚而剖其棺斲其屍收其印綬大赦天下一切亡官遷徙皆放還詔諸葛恪滕胤呂據等並無罪見害並宜改葬追贈其家復其田宅群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勲德博士盛冲以為不合帝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赤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堅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是矣遂寢之帝耻與緄等同族勅除屬籍曰故峻故緄云 緄字子通與峻同祖即武烈帝弟靖之玄孫暲之後也暲生二子恭綽恭生峻綽生緄緄輔少主奏請多見推詰懼不自安及救諸葛誕歸便稱疾不朝築室朱雀橋南分遣諸弟入宿衛欲樹諸黨專朝自固少主嫌之因推孫峻殺朱主事將欲誅緄緄乃廢少主迎帝遂乃肆意侮慢人神燒大航及伍胥廟毀壞浮圖塔寺斬道人 是月詔初置五經博士一人助教三人 二年春正月諸葛恪故吏臨淮臧均上表論諸葛恪

三世有大功請收其屍改葬帝許之二月備九卿官
下詔勸廣農事進用忠賢以紀亮為尚書令亮子陟
為中書令每朝列坐帝以雲母屏風隔之

三年春使五官中郎將薛珣聘蜀求馬還帝問蜀政
得失珣對曰蜀主暗而不知其過且下容身以求免
罪入朝不聞正言經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母
子相樂自以為安也窟決棟焚而燕雀恬然不知禍
之將至是其謂乎帝聞之慄然二月西陵言赤鳥見
秋使都尉嚴密作浦里塘開丹陽湖田衛將軍濮陽
興率兵會成之時會稽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宮
人告亮使巫禱祠有司以聞帝詔黜亮為候官侯使
之國道上令鴆殺之分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是年得
大鼎於建德縣告太廟作寶鼎歌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溢滿是月魏相國司馬昭殺
其君髦八月使周奕石偉行風俗宣慰將吏問民勞
苦為黜陟之詔九月白龍見布山吳人陳焦死埋六
日更生穿土而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黃龍見始興八
月壬午大風震雷甲午有司奏請立皇后帝乃尊所
生王夫人謚為敬懷皇后改葬敬陵乙酉立皇后朱
氏戊子立子暉為皇太子大赦詔自立四子暉黃鉅
寇等名字欲令後世易避冬十月以衛將軍僕陽興

為丞相丁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 宗字子恭江

夏人性至孝幼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

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客多貧故為廣被庶

可得氣類相接宗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將相

器也故長為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遇

夜雨屋漏因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當泣也據

後稍知之除鹽池司馬能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

使送還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母非避嫌也尋遷吳

縣令時不得將家之官宗在官每得新物未寄母不

先食之及母亡時禁長吏不得奔喪宗犯禁奔喪既

而詣武昌請拘大將軍陸遜表陳孝行請於帝帝憐

罪母性嗜笋冬節將至宗乃入竹林泣笋為之生行

以供祭後累遷位至光祿勳御史大夫後主即位宗

避後主諱改名仁以張布為中軍督委萬機於布委

軍國於濮陽興詔中書郎領博士韋昭依劉向故事

校定眾書而帝悅意典籍唯春夏二時出射雉斬廢

耳是年遣察獸往交阯調孔雀六猪善日錄察獸是吳時官號舊陽都有察獸巷在

二人入侍講論時張布既典宮省知二人切直恐發

陰失諫不許帝讓之布等叩頭謝而昭竟不入

六年春長沙言青龍見慈湖言白鷺見豫章言赤雀

見秋七月魏使鄧艾鍾會伐蜀九月蜀以魏見伐來

今縣城南二里禪泉寺門或云晉度亮拒蘇峻七戰於此巷亦名七戰巷也

告詔大將軍丁奉督征西將軍留平將軍丁封施績等諸軍分向壽陽南郡沔中救蜀帝召群臣於前殿議曰司馬氏得政已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剋勝所以危亡者不憂其本况彼之事地乎軍師將軍張悌對曰以臣愚料則不然曹操雖功蓋天下威震四海崇詐技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不懷其德丕叡承之繼以躁虐內興宮室外拒雄豪東西馳騁無歲獲安彼之失人爲日且久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示平惠爲之謀主以救其疾民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而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國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此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臣伏矣奸計立矣今蜀關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本弊覓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必剋乎若不剋不過無功終無奔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左右皆嗤之而未信冬十月大將軍陸抗上表言成都不守蜀主劉禪降帝聞深憶張悌之言不樂詔丁奉等還軍癸未災石頭小城西南一百八十丈是月詔分武陵

爲天門郡

七年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
郎劉川發廬江兵討之復分交州置廣州八月癸未
帝遇疾口不能言壬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太子暉
出拜丞相帝把興臂指暉託之丙戌帝崩于內殿十
二月葬定陵年二十四即位年三十一謚
曰景皇帝

建康實錄卷第三

後主

後主諱皓字元宗大帝孫廢太子和之長子一名彭祖字皓宗景帝永安元年封烏程侯七年八月景帝崩時蜀新亡而交阯數叛國內震懼議立長君而左軍萬或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相王之儔又加之好學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與張布遂言於朱太后欲以後主為嗣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殞宗廟有賴則可矣遂定議迎後主庚寅即皇帝位改元興元年以濮陽興為侍中丞相領青州牧上大將軍施績為左大司馬丁奉為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各增班秩秋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稱安定宮追謚父和為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祖母王氏為大懿皇后母何氏為文皇后立夫人滕氏為皇后 后諱芳蘭太常滕胤族女父牧五官中郎將帝為烏程侯時納為妃及此拜后封高密侯後寵衰何太后保護常供養昇平宮天紀四年隨帝北遷薨於洛陽冬十月封景帝子暉為豫章王次子實為汝南王次子顛為梁王次子寇為陳王以禮葬魚首育公主 主字小虎大帝次女步后所生適朱據初全主諧王夫人并廢太子和欲立魯肅王霸為嗣朱主不聽全主恨之

及少帝即位孫儀謀殺孫峻事覺伏誅全主因譖朱

主埋於石子崗

案搜神記後主欲改葬主塚瘞相立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塚以伺其

靈使察戰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見一女年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

袿裳丹縵絲履從石子崗上半崗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頃臾進一塚上便止排

徊奄然不見二巫不謀而言後主初即位儉素發優詔恤民開

倉振窮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擾於苑者皆

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得志遂廢暴驕恣多忌

諱好酒愛殺小大失人望丞相濮陽興侍中張布等

竊悔立之尚書萬彧聞之而今上於帝帝潛怒使收興

布等下獄十一月詔徙興交州布廣州並追道殺之

夷三族 興字子元陳留人父逸漢末避亂江東興

少有名理太祖時為上虞令遷尚書左曹五官中郎

將使蜀還拜會稽太守瑯琊王之在郡興深相結及

王即位徵為太常衛將軍封外黃侯時嚴密建丹陽

湖田作浦里塘公卿議不定興以為便就之遷丞相

與中軍督張布為表裏布小女時為美人及布誅後

帝從容問美人曰父何在美人答曰為賊所殺帝怒又

殺美人後思之問左右左右答美人有姊適衛尉馮

朝子純即布長女也後主奪之入宮拜為左夫人極

寵廢朝事十二月司馬昭為魏相國遣使徐紹齋書

來陳事勢利害

元興二年春正月分吳郡丹陽等九縣為吳興郡治

烏程二月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璵

報魏書兩頭言白不着姓司馬昭銜之陟之奉使也
入境問諱入國問俗至魏魏將王布示之馬射而問
陟曰吳之君子亦能此否陟答曰此軍人騎卒之肄
業也非士君子之所宜為也布大慙陟等既至魏司
馬昭問來時吳主如何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
昭饗陟百寮畢會問陟曰彼成備幾何答曰自西陵
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昭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答曰
疆界雖遠而其險惡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
八尺之體靡不受患至於防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
之厚禮而還夏四月甘露降蔣陵五月大赦改甘露
元年秋七月逼殺景皇后朱氏於苑中小屋治喪內

外知其非疾皆痛之又遷其四子於吳道追殺竇

二人后太祖女魯育公主生父據赤烏末太祖納為

瑯琊妃

案吳書初孫峻既用全主護殺朱主后隨王在郡王懼遣后還建業執手泣別及至峻遣后歸王太平中少帝知朱主為全主請

鞠問朱主死意全主懼答皆據二子熊損所白帝遂殺熊損損妻峻妹也孫繇益思遂謀廢帝立瑯琊王王即位永安五年立為皇后七年景帝崩群臣上尊號為皇太后後主即位貶為景帝后是年見殺合葬定陵九月西陵督步闡上表請徙都武

昌後主納之鎮西將軍陸凱見揚土百姓汧流供給

為患又時政多謀黎元窮匱乃進表諫帝言武昌土

地危險境埆非王都安國養民故先帝嫌之遷都於

此且黃龍初有謠云寧歸建業死不就武昌居今陛

下動不遵先帝之法而復苦

即日大駕將發留御史大夫

建業冬十月使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於魏
弔祭司馬文王後主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卿有出
境之才故相屈行儼對曰皇皇者華且蒙其榮懼無
古人延譽之美謹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
秀皆不能屈羊祜等與結縞帶之好十一月後主至
武昌大赦分零陵南部為始安郡分桂陽南部為始
興郡十二月晉受魏禪

甘露二年春正月張儼丁忠等使晉還儼道遇病卒
而忠獨歸言北方無戰備且弋陽可襲而取後主大
悅信之因置酒會公卿大飲令左右相嘲為樂常侍
王蕃朝尚書萬彧曰魚潛於泉出水吹沫何則物有

非魚米也

也

三十一

本性不可橫與非分或出自溪谷羊質虎皮或答曰
唐虞之朝無課舉之才造父之側無駑蹇之乘由是
銜之蕃既沉醉後主與出因請還蕃為人有威儀行
動自若後主不悅時萬彧陳聲筆承顏爭毀之後主
大怒叱左右收殿下斬之太常滕收征西劉平等苦
請不得 蕃字永元廬江人博學多聞自尚書郎去
官歸讀書景帝即位與賀劭入為常侍性切直處朝
謇諤陸凱重之特年三十九 案江表傳後主將徙武昌問蕃射
不主皮蕃不時答後主怒之即於
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令親近將跳蕃頭作虎狼
爭咋頭皆碎以示威使無敢犯者與吳錄不同 二月後主既得丁忠
定議欲北伐右司馬丁奉言忠不可信師出必無功
後主大怒不納大將軍陸凱等固諫不可乃止於是

自絕於晉秋八月因得大鼎改元為寶鼎元年大赦以鎮西將軍陸凱為大丞相常侍萬彘為右丞相冬十月以永安山賊施但等反劫後主弟永安侯謙為主出烏程取故大子和陵上鼓吹曲蓋北入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等逆討於九里汀之牛屯獲謙耽殺之 謙字公遜太祖孫故太子和次子景帝封

永安侯

永安今在荆州武東縣界是景帝但等見後主上武昌遂謀反劫謙至林陵殺之

拒攻初望氣者言荆州天子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

利故後主二武昌仍使破荆州界大臣各塚斷其

山崗而追等果反後主自以為得計聞但平後乃使

百餘精甲鼓譟入建業

兵來破揚州賊以賊入

陽為吳興郡以

建業左丞相大將軍陸凱諫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

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

不久而亡夫民國之極也誠且重其食愛其命民安

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已來君感傷於桀紂君

明暗於女奴雄君惠問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

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

公卿媚上以求愛國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佞

俗臣竊為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

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遷徙傾動搔擾百姓民

吏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後主大怒發凱前後諫表使近臣趙欽以口詔報凱曰卿往表言朕不遵先帝有何不平君諫非也但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甚耗可不得徙乎凱因重上疏言後主不遵先帝二十事曰臣竊見陛下親政已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盛意驅馳六軍流弊縱陛下一身安奈百姓愁苦何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代之明劾今日之師表也常侍王蕃黃中通理朝忠義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而陛下忿其苦諫惡其直對象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焦心有穢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以先帝親賢陛下反棄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位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實苦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曰臣賢良憤慨智士赫皖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取而埋之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由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

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寡夫女吟於內風雨逆度
正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
失陛下臨祚已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今庶事多
曠下吏容奸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
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故國富民充奸盜不作而
陛下徵調州郡竭其財力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
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步張內近胡綜薛綜是
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
聲曹輔斗宵小吏先帝所棄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
八也先帝每宴群臣抑損醇醴日下終日無失慢之色
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瞻視之敬懼以不盡
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
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相靈親近官堅大失民心今
高通詹廡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
兵若江渚有難烽燧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
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
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吁道路母子死訣
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時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
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
今則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唯空 是不
遵十二也先帝嘆曰國以民爲本以食爲天衣其次
之三者朕存之於心今則農桑止廢是不遵十三也

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明則士民散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所在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之亂寔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之吏民之仇讎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位然後考績黜陟今莅政無幾便即徵召遷轉迎新送故紛紛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音焉後主大怒爲其重臣難以法繩忍之十二月還自武昌留衛將軍滕牧鎮武昌二年夏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充廣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懷詔營地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飾以奇石左彎崎右臨礪又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造堂殿窮極巧

功費萬倍

案輿地志太祖鑿城北溝北接玄武湖後主所引湖內水並解在前卷晉左太冲作吳都賦曰東西望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提連閣

相經閣閣謂詭異出奇名左稱學呀右號臨研雕藥鑲案青瑣丹璽圖以雲氣以仙靈又曰高閣有閣洞門方軌朱闕雙文馳道如砥樹以青槐巨以漆水立蔭耽耽清流豐豐列寺七里夾棟陽路屯營櫛比廨署茶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下延屬飛甍斜立案宮城記吳時自宮門南出夾苑路至朱雀門上八里府寺相屬橫塘今在淮水南近陶家渚俗謂回軍毋汎古來緣江築長堤謂之橫塘淮在比接柵塘在今秦淮運口吳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南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二十里至孫林孫林南上二十里至板橋板橋上三十里至烈洲洲有小河可止商旅以避烈風故名烈洲又洲上有小山形如栗亦謂之栗洲吳時烈洲長封時大將軍陸凱徐陵亭侯

華覈上書諫曰敵國疆大西蜀傾覆深可為憂且以

為安撫修德在急而功作無益於時後主不納覈為

蕪東觀令領右國史累陳讓表後主使人謂曰東觀

儒林之府非名學碩儒無以任其職以卿研精墳典

與班張揚蔡為儔故授何乃謙光而自菲薄秋七月

晉書卷四

九

周震

使大匠卿薛瑀營寢堂號曰清廟冬十月遣守丞相

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

法駕東迎神於明陵引見仁等親拜送於庭十二月

仁奏靈輿法駕至後主遣中使日夜相繼奉問神靈

起居動止巫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後主悲泣

悉詔公卿詣闕賜各有差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

近郊後主於金城門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閣翌日

拜廟薦祭款戲悲感比至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

有司奏夫祭不欲數數則瀆宜以禮斷情乃止十二

月新宮成周五百丈署曰昭明宮開臨研鑿碣之門

正殿曰赤烏殿後主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

是歲左夫人張氏薨後主哀念過甚留葬苑內臨哭數
日不出聽事民間訛言後主已死章安侯奮當立時
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
墳塋後主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章安侯及其五子
奮字子陽魯王霸母弟太元二年封齊王居武昌少
帝即位大將軍請葛恪執政不欲令諸王處江濱兵
馬地徙於豫章奮不從命恪為書與奮奮權奔南昌
逸遊無度恪誅後徑下至蕪湖欲入建業觀變殺傅
相坐廢為庶人徙章安太平中又封章安侯至是以
訛言見殺

三年春後主大舉將家西上初廢帝太平元年冬刁
玄使蜀還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遂詐增
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
荆楊之君乎又得魏人言壽春下童謠曰吳天子當
西上是年後主聞之大喜曰此天命也遂載太后已
下六宮嬪妾千餘人濟自牛渚陸道西上呼云青蓋
入洛陽以從天命行至華望遇大雪途壞兵士皆被
甲持仗百人兵引一車寒凍欲死妃后菜色兵一不
堪曰若遇敵當便倒戈耳左右進諫皆不納東觀令
華嚴殿圍守後主乃追前出軍伐晉無功事大司馬
丁奉斬之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少驍勇常從征
伐斬將擐旗曾不退敵累以功遷冠軍將軍封都亭侯

廢帝即位隨諸葛恪拒魏軍於東興為前鋒將二千銖卒先據要害便令兵人解甲着冑魏軍大笑之不為備奉乃縱兵擊之大破魏軍進滅寇將軍改封都鄉侯又從孫峻征淮南跨馬提戈突入其陣取文欽而歸景帝立謀與張布等因臘會殺孫綝遷大將軍領徐州牧後主立進右大司馬至是見讒追過斬之徙家於臨川冬十月蒼梧太守陶璜與監軍虞汜大破晉交阯太守楊稷稷降因定日南九真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破扶巖置武平郡十一月鳳皇集西苑大赦改明年為鳳皇元年秋八月左丞相萬彧以泄禁中語因會飲毒母不死自殺是月西陵督步闡反降蜀

闡字仲思丞相騰次子以功封西陵亭侯繼業督西陵至是後主徵入為繞帳督闡以累世在西陵卒見徵命自以為失職懼讒乃不應召據城降晉使兄子璿往洛陽為質後主遣大將軍陸抗討擒之夷三族

二年春宮人賊市百姓物司市中郎陳聲收宮人繩以法後主聞之忿以他事燒鋸斷聲頭棄其屍於四望山下

三年春臨海太守奚熙以疑舉兵斷海路為其部曲所殺傳首建業夷三族

案江表傳後主差夫人死思念之於苑中作大家葬之使工刻桐人於苑內以為兵衛多送珍玩之物不可勝計葬後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墓大奢皆謂主已崩而今立者何氏子也時後主舅子何都兒似後主是以百姓有此言或去章安侯奮當立故奚熙信訛言欲還建業至是年乃舉兵反三月司徒丁固卒 固字子

賤會稽山陰人幼孤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少居貧色養與宗族同寒暖虞翻深敬異之累著位廷尉景帝時爲右御史大夫曾夢松生腹上懼問左右或占之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當爲公至是果然秋九月尚書僕射高陵侯韋昭以嫌收下獄獄中因吏上書陳所著洞紀自庖犧已下至秦漢爲三卷又作官訓一卷辯釋名一卷冀以此求免後主覽書恠其姑汗大怒昭懼因叩頭五百下兩手自縛右國史華覈率公卿連上表救之流涕進言曰昭學業幽邃國之良臣年過七十乞一介餘年以成大吳之備典後主益怒曰欲書朕過耶竟誅之徙家於零陵 昭

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善屬文舉孝廉累遷尚書郎太子中庶子侍太子和講在東宮時賓客蔡顯好博奕太子以爲無益命昭著論言得失言詞清妙當世重之及和廢轉黃門侍郎少帝立爲太史修撰吳書與華覈薛瑩等參同其事景帝立進中書侍郎領國子祭酒帝好學詔令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延入侍講後主立封高陵亭侯遷尚書僕射兼中常侍領左國史時有屢言瑞應後主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後主銜之及欲爲父和作本紀昭執不登帝位宜爲傳後主怨猶是漸見嫌責昭恐上表自陳衰老去職以成所造之書後主不聽昭懼成疾因侍宴後主

竟坐率人以酒七勝為限若不入口

飲不過三勝時或茶茗代之及是衰老見逼憂恐且
酒後又令侍臣折難公卿朝弄私短為歡昭以為外
相毀傷內長尤恨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後主以為
不承用詔命又嫌前笈匡篋之言積前後事遂收下
獄死時年七十三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
郡料出亡叛戶口大司馬荊州牧陸抗薨抗字幼
節丞相遜嗣子柏王外孫年二十襲封江陵侯累遷
立節中郎將赤烏中自完城與諸葛恪換屯屯柴桑
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桑果不得妄伐恪入
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後屢
以征伐功拜領軍大將軍益州牧尋遷西陵樂鄉公
安等諸軍事因陳時宜於後主一十七條而切言何
定弄權閹官專政之事鳳皇初步闡以西陵降晉抗
率諸將大破晉軍而梟闡首修理城圍東還樂鄉貞
無矜色故得將士歡心時晉以羊祜為荊州刺史與
抗隣境抗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飲之不疑抗
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誠服之千時以為華元子反
復見於今矣尋加都督大司馬荊州牧鳳皇二年就
拜之明年夏病上表勸益兵西陵西陵國之西蕃若
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
傾國爭之至秋遂薨時年五十一晏嗣

安吳志抗生四子長
晏次景次機次雲

十二月詔分鬱林為桂林郡十一月侍中太尉范慎
薨 慎字孝敬廣陵人性多純直竭忠知己之君纏
綿二益之友時人貴之自侍中出為武昌左部督治
軍整齊後主將遷都甚憚之拜太尉慎恨久為將老
老毛請還軍士戀之隕涕而別案范氏家傳慎著書二十篇號曰矯非是歲大疫
四年春吳郡上言掘地得銀長一赤廣二分上有年月
字因赦改元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
塞長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靜至是
湖忽開通或云當太平青蓋入洛後主以問奉禁都
尉陳訓訓曰臣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謂人
曰青蓋入洛將有興視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又於湖

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
作皇帝字於是又改元為天璽元年立石刻於巖山
紀吳功德案吳錄其文東觀華覈作其字大篆未知誰書或傳是皇象恐非在今縣南四十里龍山下其石折為二段時人呼為段石崗也

秋旱會稽太守車浚以民飢表出倉賑貸後主怒以
浚樹恩私遣人就斬之時東湖太守張詠以不出筭
緡亦遣就斬之同梟首以徇諸郡中書令賀劭見後
主兇暴驕矜信惑群邪政事日弊乃上表極言而諫
後主深恨以為謗毀國政嫌之既而劭忽中惡風口
不能言求去職後主疑其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所
劭無一言後主大怒燒鋸以截其頭家屬徙於臨海
劭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以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

譖惡於後主而與樓玄同見殺時年四十九八月京
下督孫楷降晉時鄱陽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一百
丈其上四十丈有土穿軒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
相似俗謂之石印相傳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
有祠堂巫言石印神有三郎歷陽縣長表言石印文
發後主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言天下
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省其印文詐以朱書二十字
去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
始遂還以奏後主大喜曰吾當為九州都渚乎從太
皇逮朕四世太平主非朕復誰遣使以印綬拜石印
三郎為王又刻石銘褒詠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

羨山有石室長十餘丈在所表為大瑞後主乃遣兼
司空董朝太常周處等往陽羨縣封禪國山大赦改
元天紀元年以協石文
二年夏五月右國史徐陵亭侯華覈卒 覈字永光
吳郡武進人起家為上虞尉以文學召入祕府數以
便宜利害事進諫愛民省役後主不納累遷東觀令
領右國史卒時年六十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
王王給兵三千人

三年夏四月合浦部曲將郭馬反殺廣州刺史自稱
交廣二州刺史安南將軍初有讖云吳之敗兵起南
裔亡吳者公孫也後主聞之自文武職位有姓公孫

者皆徙廣州不令停江濱

案後主大帝孫亡國之應也聞馬反大懼此天亡也

秋七月以

張悌為丞相領軍師將軍率牛渚督何

街名

滕循等惣

戎自東道緣海向廣州以循為鎮南將軍假節領廣

州牧又使徐陵督陶濬等將兵七千會陶璜自西道

向廣州東西俱進共討郭馬

案吳志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死後部曲兵馬當分給馬等

累世舊軍不樂別離遂與何興王族吳述勢興等謀反以據廣州興攻蒼梧破始興也

八月建業有鬼目草生

工人黃狗家依綠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

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赤厚三分如枇杷形上

圓徑一赤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

圖名鬼目草為芝草買菜為平慮草遂以為瑞封狗

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案于寶傳黃狗者吳之土運承漢後故初有黃

龍之瑞及其末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懸殊即其天道精微之應也

冬十月晉軍來伐太

將軍司馬佃侵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

逼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入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入夏

口鎮南將軍杜預過江陵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王濬

廣武將軍唐彬等浮江東下陶濬等討郭馬至武昌

聞北軍大舉止而不進時後主不專政事耽荒無度

上流征鎮告變曾未為心日集公卿內外淫宴皆令

沉醉使黃門郎十人不預酒侍立為司過之吏客罷

各奏其失酒後之愆罔有不舉並加威刑采官女少

有不合意者輒剉殺之又料取大呂將吏子女十五

六者具名揀閱揀閱不中乃許出嫁或生剝人面皮

鑿人之目性酷虐多猜忌而任幸岑昏檢諛屠害無日尚書郎熊睦因諷旨微有所諫便使人以刀鐶撞殺之身無完肌侍中張友俊才辯捷以應答高致惡其有能以他事誅之左右側目衆情所苦上下離散晉軍已至無不土崩瓦解者

四年春正月杜預等破荊州晉軍並進殿中親近數百人皆一叩頭請曰今賊將至兵不起刃衆並離心願坐岑昏以謝天下後主始惶懼許之左右遂爭起收昏殺之尋遣追已不及戊辰陶濬自武昌奔歸見後主陳晉上蜀舡小今得二萬精甲乘大艦拒之自足破賊皓授節鉞其夜衆逃散不能禁是月晉王渾

周浚攻陷江西屯戍後主使丞相軍師將軍張悌右將軍副軍師諸葛靚等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將軍孫震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謂悌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如悉益州之衆沿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戎備名將皆死幼騃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也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此衆心駭懼不能復整今宜及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后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

也二月王渾周浚等進屯橫江後主聞梯軍沒甚懼自
選羽林精甲以配沈瑩孫震等屯于板橋乙未乃自
為書與舅何名御責己曰昔大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
士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代至
朕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安黎元多為咎豐以遺天
命災暗之變謂之名御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剋聞
晉大衆遠來臨江庶其勞瘁比晨摧退而張悌不返
喪師過半朕甚惆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已
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乃兵將背
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耶朕之罪也天文玄變於上
萬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同累卵矣祚終訖何其
局哉天匪亡吳朕所招也名御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
帝乎公其勗勉竒謀飛筆以聞名御一名植丹陽句容
人文皇太后弟也后幼為太子和妃生後主及和賜
死嫡妃張氏亦自殺后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撫
後主及三弟後主即位尊為昭獻皇后尋改為文皇
太后稱昇平官己未晉龍驤將軍王濬摠蜀兵沿流
直止建業瑯琊王司馬伯帥六軍濟自三山遣周浚
張喬等破吳軍於板橋瑩等皆遇害後主聞軍相次
而敗惶迫乃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使太
常張蔓奉牋并進璽綬於伯曰昔漢氏失統九州分
裂先人因時際會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晉乖隔

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步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銜蓋道路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張夔奉所佩印璽委質請命惟垂信納惠濟元元三月辛未後主遺群臣書曰朕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積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沒有餘罪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壬申王濬舟師先至石頭後主以草縛銜璧昇櫬見濬於軍門濬解縛焚櫬以禮相見癸亥晉瑯琊王佃會諸軍入自都城屯太初宮收其圖籍府庫摠領州郡戶口人吏兵糧舟楫音樂采妓乙亥置酒大會安東將軍王渾酒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無難督周處曰漢末分崩三國鼎峙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父魴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騎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欲州里患焉處聞之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何以為樂處問之答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害處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又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人謂已死相賀處殺蛟而返聞鄉相慶始知人患已甚乃入吳尋二陸學問時機不在見雲且以

情告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

朝聞夕改君前途尚遠耳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

不彭遂勵志有文思心存義烈言必思信刻已暮年

州府交辟仕為東觀令累遷太常出督無難案晉書吳平後劇人

洛遷廣陵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與一朝決遣之轉楚內史俄拜散騎常侍劇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新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

一乃敷以教義又斂骸骨無主者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遷御史中丞副梁王彤征齊萬年於關西戰沒死撰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集吳書未成卒三

子玘靖禮皆事東晉也是歲建平太守吳彥聞皓不守以郡降晉

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才身長八尺手格

猛獸膂力絕群初為通江吏時平南將軍薛瑋仗節

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

之曰以君相良後當為大將案吳錄王濬將伐吳造舟於蜀於時

司馬陸抗奇其勇略拔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

密使狂人挾刀跳躍而交坐案吳錄王濬將伐吳造舟於蜀於時上計將權而奔走唯彥不

動舉凡禦之眾服其勇案吳錄王濬將伐吳造舟於蜀於時遷建平太守

之表諸增其勇不自從彥乃斬為鐵鑲斷江路及晉師臨壞江諸城望風降附或見攻拔彥擊守攻之上下晉軍連舍懼之及皓亡始晉武帝拜為金城太

守帝常從容問薛瑋孫皓所亡瑋曰皓為君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凶之釐由此而作帝復問彥答曰吳主英俊宰

輔賢明帝笑曰何為亡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在坐謂彥曰始為名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曰陛下

知我而即不聞帝甚嘉之位至長秋卿卒於官夏四月遣使送後主於洛陽舉家西

遷以武帝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洛陽甲午晉帝

使詔慰勞封為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

粟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拜太子為

中郎將諸子為王者並拜郎中每朝會召後主預之

中郎將諸子為王者並拜郎中每朝會召後主預之

常指殿謂曰朕為此殿以待公久矣皓曰臣於江南

亦作此座以相待

案三十國春秋晉王濟嘗與武帝暮時濟仰脚在

無禮於其君者則刺之武子大慙遽縮脚或侍宴武帝曰聞君善歌今後

年薨死於洛陽葬河南芒山滕公自為哀策文甚酸

案後主年二十二即位十六年年三十八為晉所滅入晉為侯五年薨年四十二子孫相承三代四帝起壬寅終於庾子凡五十九年又在武昌五十二年

都建業初大帝黃武年中魏軍大舉文帝自至廣陵臨

江朝廷危懼乃召術人趙達筮之達布筮曰吳表在

庾子今賊無能為帝問庾子遠近日後五十八年帝

笑曰朕憂當身不及子孫也

案吳志達太河南人少好異用異精

渡江治九言一筮之術究其微旨是以應變立成對問去神計飛蝗射隱伏無

不中効謂太史丞公孫滕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予三世不過六

史郎滕求其法達曰今已亡及太祖即位今達筮在位幾生達曰漢高建元

十二年陛下悟之帝大喜後果如其言常謂知星者曰我不出口論以知天道

足下書夜暴露望氣不亦勞乎帝每問其法終不言及死聞有書發棺求之竟

無所得是時吳有黃象字休明善書中國不及羅武之子子卿善圍碁時莫與

宋壽能一夢一不失一曹不與善書妙動神與本燈畫屏風誤落筆點因以

為蠅帝以生蠅舉手瑞之孤城 謂之八絕也皓在位天紀 不有窺上國之心使太卜尚廣筮

并天下得同人之頤 對曰吉庾子歲青蓋入洛故皓

以克平西北為事下 備其亡時歲實庚子也永安二

年三月有異童子年 可六七歲着青衣來從群兒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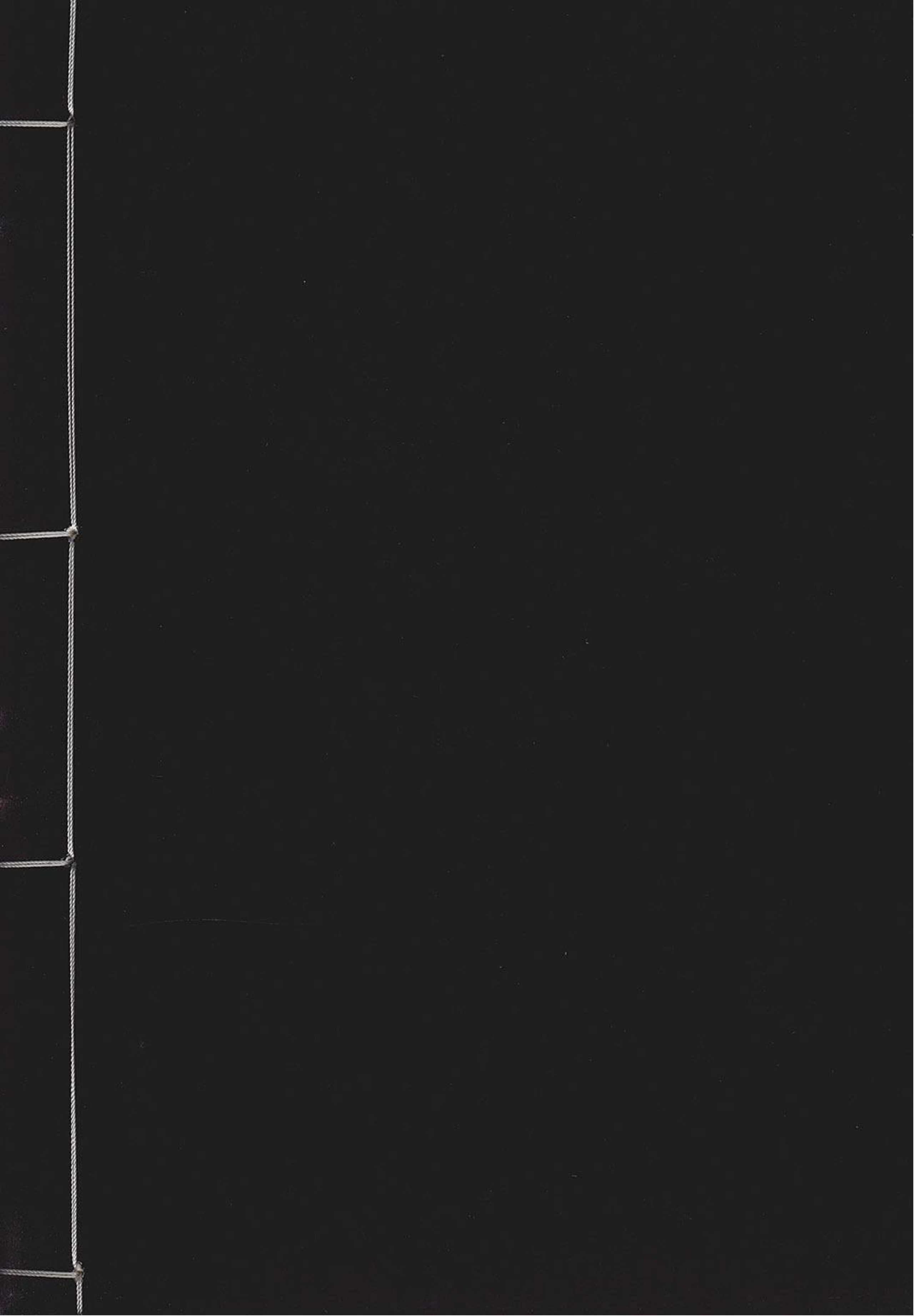
諸兒畏問之答曰我 突惑星將有告爾曰二公鈕司

馬如言訖昇天去漸遠若死練自後五年蜀亡六年

晉興至是吳為司馬如滅之 案吳大帝即王位黃武元年壬寅至唐德元年丙申

合五百三十五年矣

建康實錄卷第四



建康實錄

二